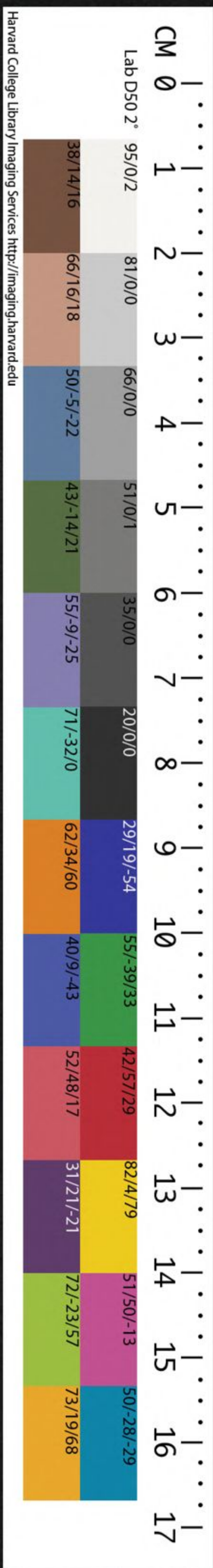


T 2516/7928(6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61

62



卷之

百五
百四

魏
四

史緯卷一百三十四

魏書七

列傳

文成子孫

齊郡王簡，文成第四子也。太和五年封，拜太保。簡母沮渠牧
犍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高祖嘗與簡朝，文明太后簡居帝
之右，行家人禮。高祖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
待之，坐定致敬，問起居，止其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
事。妻常氏，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能幹綜家事，頗
節簡酒。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二十三年薨。

好得無品



史緯

卷一百三十四

河間王瑛，文成孫也。世宗時，拜定州刺史。瑛妃，世宗舅女。高皇后妹。瑛憑恃內外，極爲貪恠。及還朝，靈太后曰：「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敘用？」遂廢於家。瑛以肅宗始學，獻金字孝經，無方自達，乃爲劉騰養子，賂金寶巨萬計。騰屢爲之言，得爲秦州刺史。貪暴如昔，東益南秦二州。氏反，詔瑛充都督。旣總軍省，求欲無厭，百姓患苦，有甚狼虎。爲氏所破，率衆走還。內侍劉騰無所畏憚，爲中尉糾彈，會赦，除名爲民。尋復王爵卒。

安豐王延明，文成孫也。爲豫州刺史，甚有政績。遷黃門侍郎。延明有文藻，博極羣書，鳩集圖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

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並以才學令望，見稱於世。雖風流不及熙，彧而淳篤過之。遷尚書右僕射，詔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元法僧反，爲大都督討之。梁遣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民譽，招懷舊土，遠近歸之。綜旣降，延明因以兵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徐州刺史。州經師旅，民物凋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莊帝時，兼尚書令、大司馬。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率衆守河橋。顥敗，將妻子奔梁，死於江南。喪還，贈太保。

獻文六王

咸陽王禧，獻文次子也。太和九年封。文明太后令曰：「自非生。」

使割未必
是割錦然

可耳

知皆由學，誨皇子皇孫，訓教不立，溫故求新，蓋有闕矣。可於
閑靜之所，別置學館，選忠信博聞之士，爲之師傅，以匠成之。
高祖以諸弟典三都，誡之曰：汝等國之至親，幼年任重，夫未
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實授刀之責。可修身慎行，勿
有乖爽。拜冀州刺史高祖餞於南郊，濟陰王鬱枉法賜死，遣
使告禧，因以誡之。詔以廷尉卿李沖爲王師，王國應娶八族
禧娶任城王隸戶，高祖深責之，爲禧娉潁州太守隴西李輔
女，令以隸女爲妾。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有惠政，請
世昨冀州詔曰：利建由君，理非下請。除司州牧高祖引見朝
臣曰：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二十以上，習性已久，或不

想卽貞領

能卒革三十以下，在朝之人，語音仍舊者，降爵黜官。若不
改革，恐伊洛之下，俱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沖論此，沖言四方
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卽爲正矣。何必改易。沖面諛，應死。
沖侍側，免冠陳謝，因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人之服，仍爲
夾領小袖。我徂東山，旣離寒暑，何爲故違前詔。禧對曰：舛違
之罪，合受刑憲。高祖曰：若朕言非，卿等須庭論如何。入則順
旨，退復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卿等之謂乎。
拜太尉。高祖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知其性貪，每
加訓誡，而禧終不改。高祖崩，禧受遺輔政，位爲宰輔之首，而
從容推委，無所是非。受納賄賂，婢奴千數，田宅鹽鐵，徧於遠

近姬妾數十猶遠出簡聘世宗惡之景明二年春召禧等入光極殿曰恪比纏疴疹實憑諸父苟延視息今當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進位太保世宗既覽政王公罕得進見禧意不安其齋帥劉小苟每言上欲誅禧禧懷憂懼遂與妃兄黃門侍郎李伯尚謀反會世宗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欲勒兵直入金墉而衆論不同自旦至晡計未決遂散直寢符承祖薛魏孫與禧謀害帝帝遊芒山息駕浮圖下少睡魏孫便簪發承祖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癩魏孫且止帝尋覺武興王楊集始告其事禧殊不知乃與臣妾向洪池別墅遣小苟奉啓云檢行田牧小苟至邛嶺逢軍人執欲殺之小苟困

天也

迫言欲告反乃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大風暴雨拔樹折木或說禧曰殿下集衆圖事見意而停恐有漏洩禧不納又曰殿下兒婦已渡河兩頭不相知奈何禧曰初遣去日令聽我動靜我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而尹忤期與禧長子通已入河南郡列兵仗放囚徒帝命將捕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左右從禧者唯防閤尹龍虎禧憂迫不知所爲謂龍虎曰吾憤憤不能堪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虎歛憶舊謎云眠則俱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賊不入已無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爲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栢谷塢謂龍虎曰汝可勉心作與公同死計龍虎曰龍虎

東野常人，遭殿下接待，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擒，送華林都亭。世宗親問事源，著千斤鑠格。龍虎羽林掌衛之時，熱甚，勅斷水漿。禧渴悶垂死，侍中崔光送酪漿，升餘禧一飲而盡。初，孝文觀台宿有逆氣，謂禧曰：「玄象有變，應在汝身，勿為逆謀，會無所成，但受惡而已。」果如其言。禧畏迫，喪志與諸妹公主訣，言及愛妾公主，哭罵之云：「坐多取婢輩，貪逐財物，畏罪作反，致今日之事，何復囑此等！」禧愧而無言，賜死私第，絕諸子屬籍。家財悉資高肇、趙修、緝帛，以賜內外百官。多者百匹，下至十匹。其積聚若此，其官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儿不能眠，夜踢霜與露。洛水湛湛，

龍虎軍非人名

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富貴聞弦管奏之，莫不灑泣。通與河內太守陸琇同謀，禧敗，琇斬送之。次子翼會赦，詣闕上書求葬父，不許。乃與弟曄奔梁。正光中，詔復禧爵，葬以王禮。翼容貌魁壯，風度可觀。梁武重之，封為咸陽王。翼讓其嫡弟曄，梁武不許，授青冀二州刺史，封曄桑乾王。翼後謀舉州入魏，為梁武所殺。曄病卒，翼弟樹美姿貌，善吐納，兼有武略，位宗正卿。後亦奔梁。梁武尤器之，封為魏郡王，數為將領，窺覷邊服。余朱榮害百官，樹時為郢州刺史，請討榮。梁武資其士馬，侵擾境上。孝武初，樊子鵠為行臺，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張安

期說之樹請委城還南子鵠許之殺白馬為盟樹不為備及欲還南與杜德別德執送洛陽樹初發梁其愛姝玉兒以金指環與別樹常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賜死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遂死李昭奉使至潼關驛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及至隴口為賀拔岳所殺子鵠亦為達野拔所殺其子貞求隨聘使崔長謙赴鄴葬樹梁武許之孝靜贈樹太師既葬貞還江南梁武以為咸陽王華弟坦傲狠凶粗正光中詔咸陽京兆王諸子聽附屬籍坦諸兄在梁因襲爵每醉於洛橋左右頓辱行人道路患之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汝兇悖之性與身而長昔宋

樹為厲能
殺杜德李
昭何不殺
此逆弟

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觀汝所作不異驢畜聞者因號為驢王遷侍中莊帝謂之曰王才非荀蔡中歲累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此授禧死後坦兄弟為彭城王勰所養故有此言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長且賢慮其代已勸朝廷除之樹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忘在原之義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歷司徒太尉太傅太師錄尚書事宗師司州牧祿厚位重貪求滋甚賣官鬻爵不知紀極為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除冀州刺史每百姓輸納先責絹五匹然後受正賦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

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齊天保初，授特進，坐子世寶與散騎侍郎彭貴平誹謗，妄說圖讖，有司奏當誅，詔宥，坦死配北營州，死配所。

趙郡王幹，獻文第三子。太和九年，封車駕南伐，以幹爲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高祖篤愛諸弟，以幹總戎，別道誠之曰：「司空穆亮年德可重，常侍盧淵才堪詢訪，汝其師之高祖班師，除冀州刺史，詔李憑爲長史，唐茂爲司馬，盧尚之爲參軍，以匡弼之。憑等諫諍，幹皆不納。人有盜馬者，幹斬之，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曰：「律令無聽新君加戮之文，典章不著始臨專威之美，尚書阿意，眊法，幹律外重刑，並可推聞。」

後轉司州牧，貪淫不法。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遇幹於尚書下舍，因屏左右，謂幹曰：「比有風聞，卽欲彈奏，恐損聖明委託之旨，若改往修來，彪當不言，脫不悛改，夕聞朝啓，幹傲然不以爲意，彪乃表彈之。高祖忿歎，詔幹與北海王詳俱詣行在所，旣至，詳得朝見，幹不蒙引接，密令左右察其意色，而幹無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歸第，二十三年薨，謚曰靈。子謚襲封，幹妃穆氏表謚及母趙氏，悖禮愆常尊卑，義阻母子道絕，詔曰：「妾之於女君，猶婦事舅姑，妾子於君母，禮如親子，何得亂我風教，可付宗正治罪。謚後在母喪聽音樂飲戲，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除岐州刺史。肅宗

時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帥檢覈隊主高保願
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謚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召近
州人夫閉城按掩楚掠備至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大呼
屯門謚怖登樓毀梯人夫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將
軍王靖諭之城人開門謝罪謚還除幽州刺史未發謚妃靈
太后從女也坐毆其妃免官卒

高陽王雍獻文第四子也少倜儻不恒高祖曰吾未能測此
弟之淡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大器晚成也或說雍曰諸王
皆待士以營聲譽王何以獨否雍曰吾幸爲諸王何用聲名
爲世宗立除太保肅宗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栢堂諮決大政

以雍爲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
郭祚勸雍出之忠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朝
有大事使黃門郎就諮訪之忠復欲殺雍以問侍中崔光光
拒之乃止靈太后臨朝出忠爲冀州刺史雍表其罪太后感
忠保護之勲不問肅宗覽政除司州牧太師錄尚書進丞相
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禮與元義同決庶政歲祿四萬諸子
璫冕榮貴之盛昆弟莫及元妃盧氏薨更納崔顯妹甚有寵
欲以爲妃世宗以崔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
雍妾侍旣多疎棄崔氏別房幽禁僅給衣食而已無復婢使
子女欲省其母必啓聞許乃得見未幾暴卒多云雍殺之靈

太后許賜雍女妓未及送雍遣閹豎丁鵝自至宮內料簡四人以還第太后怒追停之孝莊初於河陰遇害雍無學業識懷短淺不為世望所推既以親尊位居宰輔自熙平以後朝政褻落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元義專政清河見殺天下大責歸焉

廣陵王羽獻文第五子也太和九年封為太子太傅錄尚書事高祖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還領廷尉卿高祖友愛諸弟及將別不忍分詔羽從至雁門乃遣歸望其稱旨賜如意以表心遷洛之後羽鎮撫代京內外肅然羽奏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治行詔曰黜陟之事理

如三等秀

不宜輕考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為躁妄且考期應在年終何得春初也後高祖臨朝堂考羣臣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別絲髮之美惡中等守常事可大通今欲聽採風謠虛實難悉正欲不採事無可據遲迴三復良由於此謂尚書等曰尚書之任樞機是司豈惟總括百揆而已朕之得失實在於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言朕躬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又不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罪之大者乃謂羽曰汝初作尚書內外瞻望自吾南征之後近小人遠君子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應在天下之第今黜汝錄尚書廷

尉但居太保，謂尚書令陸叡曰：「廣陵在省之初，甚有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由卿等隨其邪僻之心，不能相導以義。今奪祿一周，謂左僕射元贇曰：「卿夙德老成，久居機要，不能光贊庶務，獎勵同寮，賊人之子，豈不在卿？今解少師，削祿一周，其餘降黜有差，復謂叡等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淡用憮然，朕開導北人，致之禮教，欲令博見多知，若永居恒北，恐後世不免面墻也。」叡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世知名，亦何可得也？高祖大悅。高祖幸羽第，謂諸弟曰：「朕昨親受人訟，始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曰：「臣年為廣陵兄，明為廣陵弟。」高祖曰：「我為汝兄，汝為羽昆，亦復何恨？」世宗時，授

北史汝南
王悅傳復
云欣為孝
武所害

司徒羽辭曰：「總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待詳既轉，受之無嫌，請為司空。」世宗許之。羽淫員外郎馮俊與妻為俊興所擊，祕匿積日。薨年三十二。子恭，是為節閔帝。恭兄欣，封淮陽王。孝武入關，欣達長安，復封廣陵王，為太傅，錄尚書事。禮遇最隆。諸王悉居其下，為大宗師，大冢宰，柱國，大將軍，文帝謂欣曰：「王三為太傅，再為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有此。」欣遜謝而已。恭帝初，遷大丞相。薨，欣好樹藝，京師名果皆出其園。彭城王勰，字彥和，獻文第六子也。少岐嶷不羣。太和九年，封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顯祖崩，及有知，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心喪三年，形容毀瘠。高祖大奇之，敏而好學，博綜經

史善屬文，轉中書令，侍中高祖與侍臣升金墉城，顧見後堂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今梧桐並茂，詎能降鳳乎？勰曰：鳳凰應德而來，豈梧桐竹所能降？高祖曰：朕亦未望降之。後宴侍臣於清徽堂，令羣臣賦詩。至勰詩，高祖爲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勰曰：臣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高祖曰：雖瑇瑁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蔽，賜刊一字，價等連城。後幸代都，次上黨銅鞮山，路傍有大松樹十數根。高祖住而賦詩，示勰曰：吾作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令就之時，勰去帝十步，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

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高祖以勰感念丘壠，詔贈其母爲彭城國太妃。除中書監，高祖南討，假勰中軍大將軍。勰曰：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古今云殊，亦由遇否大異。高祖大笑，執勰手曰：三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高祖親講喪服於清徽堂，謂羣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膺簪紱，失過庭之訓，未聞學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今屈朝彥當親傳說，御史中尉李彪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勰從征沔北，除都督南征諸軍事，勰勒兵有二大鳥從南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爲人所獲，勰言於高祖曰：

始有一鳥望旗躡仆臣謂大吉高祖笑曰此乃大善然鳥之畏威豈獨將軍之略吾亦分其一耳遂大破雀慧景蕭衍其夜大雨高祖曰吾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及摧此賊果降時潤因令勰爲露布絕似帝文見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作文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及至豫州高祖與勰書曰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乃宸極位在中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宗正之重捨汝誰寄有不率教隨事以聞高祖不豫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務遐邇肅然上醫徐寒假還洛陽及召至勰涕泣執手祈請懇至左右莫不嗚咽嘗欲進劑勰以高祖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勰爲壇於汝濱

依周公故事告天地顯祖請命乞以身代高祖翌日有瘳自懸瓠幸鄴勰晝夜不離於側飲食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勲之禮以勰爲司徒太子太傅齊將陳顯達內寇高祖復親討之詔勰都督內外諸軍事時高祖不豫勰辭侍疾無暇更請他王總攝軍要高祖曰吾病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捨汝而誰高祖至馬圈疾甚謂勰曰修短命也霍光以異姓受付託況汝親賢不可不勉勰泣曰布衣之士猶爲知己死臣誠當竭股肱之力但臣出入喉膺參宰機政恐成王未免疑惑周旦必至逃遁臣非敢辭勤就逸欲仰成陛下知人之明下獲愚臣保身之

福高祖乃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勰清規素業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怡真丘壑吾以戚戚兄弟未忍遠離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周公之聖不亦善乎汝爲孝子勿違吾言及高祖崩於行宮遏祕喪事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奉遷高祖於安車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決外奏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世宗會駕至魯陽乃發喪行服世宗卽位勰跪授高祖遺勅咸陽王禧疑勰爲變停於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大危險勰恨之答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勰握蛇騎虎不

覺艱危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高祖不豫勰親侍醫藥亂首垢面衣不解帶帝患久多怒詬責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顏悉心多所匡濟及高祖昇遐陳顯達始退勰恐凶問洩漏內雖悲痛而舉止不異及至魯陽東宮官屬多疑之而勰推誠盡禮卒無纖介之議勰上高祖廟諡世宗從之旣葬世宗固以勰爲宰輔勰口陳遺旨請遂素懷世宗對勰悲慟不許勰表辭懇切世宗乃以勰爲定州刺史授司徒領揚州刺史勰簡政刑與民休息進大司馬齊將陳伯之屯肥口胡松據梁城勰遣將士擊破之淮南平徵勰還朝勰之定壽春獲齊汝陰太守王果豫州治中庾稷等傾懷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間求

魏既知之
乃躬自蹈
之甚矣寵
利之難忘
也

還、總許之、果謝曰、果等今還有負、慈澤請候仁駕振旅、反跡
江外、至是乃還、總至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除錄尚書、侍中、
司徒、固辭不免、總雅好恬素、不以勢利嬰心、每乖情願、常悽
然歎息、咸陽王禧、僑矜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世宗、世宗淡
忘之、又言總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禧出領軍于烈為恒
州烈不願行、烈子忠為郎將、常在左右、言於世宗云、諸王意
不可測、宜廢之、早自覽政、時將禘祭、王公並齋於廟、世宗遣
于烈將宿衛、召禧、總詳等入見、世宗謂總曰、頃來南北務殷、
不容仰遂、沖操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勅、今遂叔父高蹈之
意、總拜謝、進太師、總固辭、詔曰、師宰從容、無廢清尚、故周旦

疑人

復辟而居之、尚父期頤以終位、王義兼家國、理無獨善、又修
書於總、總不得已、應命、世宗頻幸總第、及京兆廣平暴虐不
法、詔幽於第、命宿衛守之、總上表切諫、不納、總美容貌、端嚴
若神、閑居燕處、無慢色惰容、敦文史、敬儒彥、致政以來、既無
山水遊適、又絕知交往來、唯對妻子、鬱鬱不樂、與高陽王雍
議定律令、又加侍中、先是、總言於世宗、以其舅潘僧固為樂
陵太守、京兆王愉、搆逆、僧固見逼從之、尚書令高肇、賊害賢
俊、其兄女為夫人、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為后、總固執以為不
可、肇屢譖之、因僧固同逆、遂誣總北與愉通、南招蠻寇、總郎
中、令魏偃防、閭高祖珍、希肇提攜、構成其事、肇令侍中元暉

錯

可取

忠正如魏
不免於死
哀哉罔極
投畀固不
足以盡其
辜而世宗
昏愚亦太
甚矣
常人犯罪
猶玉聽三

諷親王乃
不得一言
而死傷哉

史續 卷一百三十四
奏之暉不從令左衛元珍言之世宗訪之於暉暉明總無此
世宗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為證世宗信之永平元年九
月召總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肇等
入時總妃方產辭不赴中使相繼不得已乃命駕意甚憂懼
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不肯進使者責總來
遲令去牛人挽而入宴飲至夜各就別宿元珍將武士齎毒
酒至總曰吾忠於朝廷何罪見殺一見至尊死無所恨珍曰
至尊何可見總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求與告我者一
對曲直武士築以刀環總大呼曰皇天總忠而見殺武士復
築之總乃飲毒而斃向晨以褥裹屍載歸第因醉而卒總

妃李氏冲女也號哭曰高肇枉埋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
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謂有報應焉總有大功於國無罪見
害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肇小人在殺賢王在朝莫不喪氣
景明報德二寺僧鳴鐘欲飯忽聞總死一千餘人皆嗟痛不
食追贈太師諡曰武宣莊帝即位追號文穆皇帝遷神主於
太廟廟稱肅祖前廢帝時去其神主史臣曰武宣送往事居
之節無愧周旦霍光間言一入卒受醜毒嗚呼周成漢昭末
易遇也子劬襲封莊帝即位尊為無上王遇害河陰追諡曰
孝宣皇帝子韶尔朱榮將入洛劬以韶寄所親榮陽太守鄭
仲明仲明為城民所殺韶隨仲明兄子僧副避難僧副令韶

自古無不
亡之國承
婦女猶不
免死

下馬客謂僧副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况諸王何可棄乎僧副舉刀擬之客乃退韶逢老母陳氏哀之隱於家居十餘日莊帝訪得之襲彭城王齊神武以孝武后配之魏氏奇寶多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馬腦榼容三升玉縫之稱西域鬼作也位太尉錄尚書事齊天保元年降爵為公韶性行溫裕以高氏壻頗膺時寵能自謙退好儒學禮致才彥愛泉林修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常剃韶鬢髮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以彭城為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當除舊布新文宣問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為誅諸劉不盡曰然乃誅諸元以厭之五月誅元世哲景

代非常事
高氏殘忍
至此欲入
世得乎
慘薄至此

武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並禁止之韶幽於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七月復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無遺者強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多得爪甲都下為之乂不食魚世哲從弟黃頭與諸囚自金鳳臺乘紙鴟以飛黃頭至紫陌乃墜付御史獄餓殺之周文帝性寬仁罕猜忌元氏戚屬並保全之內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武咸遵先志雖鼎命已遷而棧葉榮茂南安王元偉等七王廣平公元贊等七公名位最為尊顯云

北海王詳獻文第七子也太和九年封高祖北巡詳與彭城

王勰陪侍左右至高宗射銘之所高祖停駕詔諸弟及侍臣
 試射遠近諸人皆遠唯詳箭最近高祖拊掌欣笑遂詔勒銘
 除尚書左僕射高祖臨崩顧命詳為司空輔政世宗即位增
 邑一千戶詳以帝居諒闇不受世宗親政遷侍中大將軍錄
 尚書事詳與八座奏曰竊惟盜劫難除班令奪祿守令懼罪
 迭相掩沒或隱而不言或以劫為偷賊發難知攘竊尤甚臣
 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縣無期月之宰郡靡歲稔之守所謂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昔黃龔變風不由削祿張趙稱美豈在
 貶退綏導之體得失在人可慎選其官依律劾禁不宜輕改
 法令削黜羣司世宗從之除太傅兼司徒詳拜命其夜暴風

變景穆之
 係

震電拔庭中桐樹大十圍創立本處初彭城王勰為司徒詳
 欲奪之而懼物議故為大將軍至是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
 其不終太和末詳以少弟見愛景明初復以季父崇寵位望
 兼極而貪冒無厭侵剝遠近嬖狎羣小大建第宇開起山池
 又於東掖門外規占宅第有喪柩在堂請延至葬詳不許乃
 輿櫬巷次行路哀嗟母高太妃助詳威虐妃宋王劉昶女不
 見答妾范氏愛等伉儷及死既葬猶毀塚視之蒸安定王燮
 妃高氏高氏茹皓妻姊詳素附於皓又緣嬖好往來稠密世
 宗禮敬尚隆詳常別住華林園西隅與都亭宮館相接世宗
 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詳母生日世宗幸其第御後堂呼太

妃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太妃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歲壽歲歲一至妾母子舍也初世宗親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氏惶懼以爲詳必死乘小車傍路哭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氏云自今而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埽市作活至此富寵榮盛謂不復有禍敗之理高肇譖詳與皓謀逆世宗勅中尉崔亮糾詳貪媼及皓等專恣之狀收皓等禁南臺夜遣虎賁圍詳第慮其驚懼奔越命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之示以中尉彈狀高氏頓首號泣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奉我貨物我實受之何至死乎至明皓等

天下偏有此等事

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衛送華林館此妻共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防守甚嚴十餘日徙大府寺免爲庶人別營坊館於洛陽縣東北隅防禁終身名曰思善堂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陰結黨輩欲劫出詳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持視防門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攬得呈奏帝密令害之詳哭數聲而死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相見其夜母妻不在死於婢手中至明以薨聞詔喪還南宅諸王宗室悉令奔赴祔賄如禮詳之禁也乃以蒸高氏告母母大怒詈之曰汝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忽共高麗婢姦通令致此罪我得高麗婢當噉其肉

既知當死
杖亦無益

不狂被灸
不妬受杖
笑亦言也
若曰阿家
何不檢制

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高氏素嚴詳有過常加責罰以絮
裹杖至是去絮背脚瘡膿十餘日乃能立又杖其妃劉氏數
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而不檢校夫婿婦人皆
妬獨不如何也劉氏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雖貪淫而死之
日罪無定名遠近怪歎永和元年詔復王封子顥襲爵葛榮
逼鄴城以顥爲驃騎大將軍相州刺史以禦之顥至汲郡屬
尔朱榮入洛立莊帝授顥太傅顥以葛榮南侵尔朱縱害遂
盤桓顧望圖自立事既不諧顥與子冠受奔梁梁武以顥爲
魏主假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卽僞位於梁國莊
帝詔濟陰王暉業於考城拒之爲顥所擒尔朱世隆自虎牢

走退莊帝北幸顥遂入洛顥以數千之衆轉戰輒尅據有都
邑天下人情想望風政而自謂天之所授志意驕怠賓客近
習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凌竊市里兼以
酷斂朝野怨叛莊帝與尔朱榮還師討之顥令冠受拒戰於
河梁冠受被擒顥走臨穎步騎分散爲縣卒所斬初顥入洛
其日大風欲入閭闔門馬驚不進令人執轡乃入恒農楊曇
華曰顥必無成假服袞冕不過六十日諫議大夫元昭業曰
昔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馬驚奔觸北宮鐵柱三馬皆死更
始卒不成帝位以古譬今其兆一也至七月果敗弟瑱莊帝
初封東海王遷中書監兄顥入洛成敗未分便意氣自得爲

時人所笑、顯敗潛竄、爲人執送、斬於都市。

孝文五子

廢太子恂、孝文長子也。太和十七年、立爲皇太子。高祖每歲征幸、恂常留守。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淡忌河洛暑熱、意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苦諫、恂甚銜之。高祖幸崧岳、恂留守金墉、與左右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厥明、尚書陸琇馳啓高祖。高祖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親杖之。又令咸陽王禧等更杖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羣臣於殿堂。議廢之。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免冠稽首謝。高祖曰：「大義滅親、

李彪罪不勝誅、而巒亦不爲一言可恨。

此大事豈以常赦免。

今恂欲違父背尊、跨據恒朔、此小兒不滅、乃國家之大禍。廢爲庶人、置之河陽、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饑寒而已。恂在困躓、頗知咎悔、恒讀佛經禮拜、歸心於善。高祖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密表恂復與左右謀逆。高祖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齋椒酒賜恂死。時年十五。殮以粗棺常服。瘞於城外。二十二年、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告廷尉、稱前攝恂左右之日、恂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爲聞。尚坐繫廷尉。時彪免歸。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出繫暴病死。初、高祖將爲恂娶司徒馮誕女。女幼待年、先聘彭城劉長文。滎陽鄭懿女爲左右孺子。時恂年十

史記 卷一百三十四 二十

三四高祖謂郭祚崔光曰人生須自放不必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迨闇而罷卿等以爲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傳曰晝以訪事夜以安身太子以幼年入學乃於正晝之時捨書御內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高祖乃不令恂晝入內無子

恂應有子豈必在晝可晒

廣平王懷孝文第三子世宗立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別館禁其出入令四門博士董徵授以經傳世宗崩乃得歸京兆王愉孝文第四子太和二十一年封拜徐州刺史遷中書監世宗爲納順皇后妹爲妃而不見禮答愉在徐州納妾

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貴之託左右中郎將趙郡李恃顯爲之養父就之禮逆產子寶月順皇后名李氏入宮毀擊之令爲尼於內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久無所誕上表勸廣嬪侍因令后歸李氏於愉愛甚於舊愉好文章引才人宋世景李神雋祖瑩等共申宴喜招儒學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法用度不接與弟廣平王懷相夸尚奢縱不法世宗攝愉禁中推案杖之五十出爲冀州刺史愉自以職應侍要旣勢劣二弟又以已及幸妾屢被頓辱常懷愧恨至州遂謀逆殺長史羊靈引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密疏

李肇

云高肇謀害主上遂僭卽帝位大赦改號立李氏爲皇后世宗詔尚書李平討愉愉戰敗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攜李氏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詔免死徵赴京師愉每止宿亭傳必與李氏攜手盡其情愛鑱繫之中飲食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恩深不忍殺我吾亦何面目見之於是歔歔流涕絕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以小棺斂而瘞之諸子至洛皆赦其罪靈太后改封愉臨洮王子寶月襲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清河王懌孝文第五子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愛之性寬仁喜怒不形於色博涉經史有文才太和二十一年封世宗初

拜尚書僕射懌明於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專權謀去賢宗屢譖懌及愉等愉不勝其忿遂舉逆冀州肇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懌恐不免肇常錄囚徒以立私惠懌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浸潤不息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終成亂階復言於世宗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岱宣尼以爲淡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爲至誠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減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明君失之於上奸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世宗笑而不應肅宗初遷太尉沙門惠憐

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
 給衣食事力使於城南療百姓病懌表曰臣聞律淡惑衆之
 科禮嚴妖淫之禁所以防遏奸邪昔漢末張角以妖術熒惑
 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該誘生民致黃巾之禍天下
 塗炭請禁絕之靈太后以懌肅宗懿叔委以朝政懌竭力匡
 輔以天下爲己任領軍元义恃寵驕盈懌裁抑之义黨人通
 直郎宗準愛告懌謀反禁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得雪懌
 以忠獲謗乃鳩集自昔忠烈之士爲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
 焉正光元年七月义與劉騰逼肅宗閉靈太后於後宮囚懌
 於門下省誣懌罪狀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含悲喪

懌爲靈后
 逼不能

世罪

氣驚振遠近夷人爲之務面者數百人

參非穀乎

奇

汝南王悅孝文第六子性不倫妃閭氏東海公之女也生二
 子不見禮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木之
 屬時與輕出採之宿於城外小人之所斷酒肉粟稻唯食麥
 飯又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忿妃妾捶撻同之婢使靈太后
 勅妃入窮悅事故妃杖瘡未愈病伏牀蓐太后乃下令諸王
 妃病患皆奏聞有行撻杖者削封位清河王懌爲元义所害
 悅了無讐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佞义大喜以
 悅爲侍中太尉悅臨拜就懌子直求懌服翫之物不稱意杖
 之百下直居廬形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不濟仍呼阿兒親

廣陵欣也

自循撫悅為大剗確置於州門盜者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能行異事姦偷因之蹙息尔朱榮舉兵向洛悅奔梁梁武立為魏主遣將軍王僧辯送置境上以覲侵逼齊獻武既誅尔朱氏以悅高祖子宜承大業令人示意悅至清狂如故動為罪失乃止孝武初除大司馬開府孝武以廣陵頗有德望而悅屬尊地近內懷畏忌故前後害之

衛操

衛操代人也晉征北將軍衛瓘以操為牙門將數使於代頗自結附後與從子雄及姬澹等來歸說桓帝招納晉人桓帝以為輔相任以國事及劉石之亂勸桓帝匡助晉氏東嬴公

司馬騰表加右將軍封定襄侯桓帝崩後操立碑於大邗城南以頌功德云自古及今載籍所傳未聞外域奔救內患棄家憂國以危易安非桓天挺忠孝自然孰能超常不為異端又云桓忠晉室駿奔長衢隆冬淒淒四出行誅蒙犯霜雪疼入脉膚用致薨殞不永桑榆以死勤事載美晉書并城嘉歎北國感榮各竭其心思揚休名朱邑小善遺愛桐鄉勲攘大患六郡無忘時晉光熙元年也皇興初雍州別駕段榮於大邗掘得此碑文雖非麗事宜載焉操所與宗室鄉親入國衛雄姬澹莫含等名皆見碑桓穆二帝並禮重操穆帝三年卒六修之逆國內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戮雄澹為羣情所附

謀欲南歸言於衆曰聞諸舊人忘新人欲盡殺之吾等不早
 爲計恐無種矣晉人及烏丸皆曰死生隨二將軍於是雄澹
 與劉琨任子遵率烏丸晉人數萬衆歸晉陽會石勒攻琨樂
 平太守韓據琨得雄澹之衆欲因其銳以滅石勒雄澹曰亂
 民饑疲未可使用宜休息之觀釁而動琨不從使雄澹率衆
 討勒琨屯廣牧爲之聲援勒率輕騎與雄澹戰澹大敗率騎
 千餘奔代郡勒遣孔萇追滅之

莫含

莫含繁峙人劉琨爲并州辟含從事常往來國中穆帝愛其
 才器及爲代王備置官屬求含於琨琨遣入代含心不願琨

諭之曰當今胡寇滔天主上幽執此州介在羣胡之間以吾
 薄德能自存立者賴代王之力是以傾身結好長子遠質覲
 滅殘賊報雪大恥此亦奮義之時何得苟惜共事之小誠以
 忘報主之大節入爲代王腹心非但吾願亦一州所賴含乃
 入代後琨徙五縣之民於陘南含家獨留含常參軍國大謀
 爲左將軍關內侯卒其故宅在桑乾州南世稱莫含壁或謂
 之莫回城云孫題爲濟陽太守太祖欲廣平城四方數十里
 營度宮室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
 監之與論興造之宜題久侍頗怠賜死夷法嚴如此

劉庫仁

劉庫仁、劉虎之宗也。其母平文之女。昭成復以宗女妻之。爲南部大人。建國三十九年。昭成暴崩。太祖未立。苻堅以庫仁爲陵江將軍。令與衛辰分部衆統之。自河以西屬衛辰。河以東屬庫仁。獻明后攜太祖自賀蘭部來居焉。庫仁盡忠奉事。不以興廢易節。苻堅處衛辰在庫仁之下。衛辰怒。攻庫仁。西部庫仁破衛辰。盡收其衆。慕容垂圍苻丕於鄴。遣將平規攻堅。幽州刺史王永於薊。庫仁遣妻兄公孫希助永擊規。大破之。進據唐城。庫仁將大舉以救丕。發雁門上谷代郡兵。次於繁峙。初慕容文當徙長安。遁依庫仁。常思東歸。夜率三郡人攻殺庫仁。乘其駿馬。奔慕容垂。公孫希走於丁零。弟眷攝事。

破賀蘭部。又擊蠕蠕別帥破之。眷子羅辰機警有智謀。謂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心腹之疾。願早圖之。眷曰。誰也。曰。從兄顯。忍人也。爲亂非旦則夕耳。眷不以為意。後徙牧於牛川。顯果殺眷而代立。宣穆皇后眷之女也。故羅辰來奔。顯謀害太祖。太祖討顯於馬邑。大破之。衛辰送馬三千匹於慕容垂。垂遣慕容良迎之。顯擊敗良軍。掠馬而去。垂遣子麟討之。顯奔慕容永於長子部。衆悉降於麟。麟徙之中山。族人奴真領部來附。奴真兄犍居賀蘭部。奴真請召犍而讓部焉。太祖許之。犍以久託賀訥。德之。使弟去斤遺之金馬。訥弟染干謂之曰。我待汝兄弟厚。汝兄領部宜來從我。犍使去斤請之。奴真

竟是夷狄之性

奴真曰、父爲國家附臣、世效忠貞、我欲全名節、故推讓於犍、今汝等無狀、乃欲叛主、於是殺犍、及去斤、染干率騎討之、奴真來奔、太祖自迎之、遣使止染干、奴真請奉妹充後宮、太祖納之、羅辰曾孫乞歸、性寬和、與物無競、未嘗言人善惡、遇病晝寢、有奴偷竊、乞歸詐睡、不覺亦不言之、奴懼走入蠕蠕、方笑言之、亦無嗔色、爲東雍州刺史、永安侯卒。

燕鳳

燕鳳、代人也、博綜經史、明習讖緯、昭成聞其名、使人以禮致之、鳳不應、乃命圍代城、謂城人曰、燕鳳不來、將屠汝城、代人懼、遂送鳳、昭成待以賓禮、拜左長史、參決國事、以經授獻明

帝、嘗使苻堅、堅問鳳、代王何如、人鳳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常有并吞天下之志、一時之雄主也、堅曰、北人無剛甲利兵、敵弱則進、彊卽退走、安能并兼耶、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雋、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勞、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馬百萬匹、堅曰、馬雖多、安得百萬、鳳曰、雲中川、自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之、言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堅將遷太祖於長安、鳳固請於堅曰、代主初卒、臣子亡叛、遺孫幼沖、莫相輔立、

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其勢莫能先發，此禦邊之良策。待其孫長乃立之。是陛下施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太祖卽位，歷行臺尚書。太宗世，與崔宏封懿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世祖初，賜爵平舒侯。

張袞

張袞，上谷人。太祖爲代王，選爲長史，從征蠕蠕，蠕蠕遁走，太祖追之。諸部帥因袞言於太祖曰：「今賊遠糧盡，不宜深入，請還軍。」太祖令袞問諸部帥若殺副馬，足三日食，否皆言足。太祖乃倍道追之，及於廣莫牀山下，大破之。太祖謂袞曰：「蠕

奔走數日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可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自驚散，其勢然也。」袞常參大謀，太祖禮遇優厚。袞每告人曰：「昔樂毅杖策於燕，昭荀攸委身於魏，武命世難期，遇合不易。主上天挺傑邁，必能囊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劉顯跨有朔裔，會兄弟乖離，袞言於太祖曰：「顯志大意高，希異非望，今不并之，將爲後患。」因其內讐，宜速乘之，不可失也。遂破顯，進伐慕容寶。次中山，袞言於太祖曰：「昔酈生一說，田橫委質，魯連飛書，聊將授首。臣仰憑威靈，庶有感動，乃遺寶書，諭以成敗。寶遂奔和龍，旣尅中山，拜袞幽州刺史，封臨涓侯，徵還京師。袞盡心奉上，不顧嫌疑。太

祖會問南州人於袞、袞與盧溥州里，數談薦之，未嘗與崔逞相見，聞風稱美。太祖命袞致書於崔逞，逞答書不允。盧溥復聚黨爲逆，太祖忿之，黜爲尚書令史。袞年七十，闔門守靜，疾篤，上疏曰：方今中夏雖平，九域未一，西有不賓之羌，南有逆命之虜，岷蜀殊風，遼海異教，因幾撫會，實須經略，介焉易失，功在人謀，伏願恢崇聖道，克廣德心，使揖讓與干戈並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復隆於今。昔子囊將終，寄言城郢，苟偃辭合，遺恨在齊，臣雖闇劣，敢忘前志。卒，贈太保，諡曰文康。曾孫白澤，顯祖時，行雍州刺史，詔諸監臨官受所監羊一口、酒一斛者，罪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告得尚書以下罪。

狀者，隨所糾官授之。白澤諫以爲此，令若行，恐奸人窺望，勞臣解體，請依舊法從之。懷州民伊祁等謀反，文明太后欲盡誅一城之民，白澤諫以爲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而况一州。太后從之。轉殿中尚書卒，贈廣平公子倫爲大司農少卿。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修臣禮，朝議依漢答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以爲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彊，儻致歸附，示之以弱，或起窺覲，春秋所謂以我卜也。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旣莫逆，去亦不追，至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以相望之寵，恐徒生侮慢，無益聖朝，不從。孝莊初卒，袞弟恂參代王軍事，說道武宜收中土士。

庶之望。以建大業。爲廣平太守。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流人歸者數千戶。遷常山太守。開建學校。優禮儒士。清白仁恕。士民親愛之。政爲當時第一。卒贈并州刺史。平臯侯孫萇年爲汝南太守。郡民劉宗之兄弟分析家貧。惟一牛。爭訟於郡。萇年曰。汝曹以一牛。故致爭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咸敦敬讓。卒官。

崔宏

崔宏字玄伯。清河人。少有雋才。號曰神童。爲慕容垂高陽內史。太祖征慕容寶。宏東走海濱。太祖素聞其名。遣騎追求。及至。與語悅之。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總機要。草創制度。時

晉使來聘。太祖將報之。詔議國號。宏曰。五帝三王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卽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旣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徙都。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稱。故詩云。殷商之旅。此其義也。國家統北方廣漠之土。逮於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維新。是以登國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立符也。臣以爲宜號爲魏。太祖從之。車駕還京師。次於恒嶺。太祖親登山頂。撫慰新民。遇宏扶老母登嶺。賜以牛米。因詔諸徙民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尚書。命有司制官爵。撰國儀。協音樂。定律令。宏總裁

之及置八部大人以擬八座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今僕統事
深被信任宏儉約自居不營產業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
七十食無重膳太祖益重之厚加饋賜常問古今舊事宏陳
往代興廢之由甚合上意未嘗蹇愕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太
祖季年大臣多被譴怒而宏獨免太祖曾令宏講漢書至婁
敬說高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是以諸公主皆釐降
於賓附之國焉封白馬侯太祖崩清河王紹大出財帛班賜
朝士宏獨不受太宗卽位特賜帛二百匹長孫嵩等咸愧焉
詔宏巡行郡國糾察守宰又詔宏與長孫嵩坐朝堂決刑獄
太宗以郡國豪右爲民蠹詔徵之民多戀本而長吏逼遣因

相扇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討之不能禁太宗引
宏及元城侯元屈等問欲大赦之何如屈曰民叛不罪而反
赦之似有求於下不如誅首惡赦其黨類宏曰王者治天下
以定民爲本何必論小曲直也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
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孰與一赦便定若赦
而不改誅之未晚太宗從之詔宏與南平公嵩坐止車門聽
理萬幾并州胡數萬家南掠河內將軍公孫表帥師討之敗
績太宗以問羣臣宏曰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失於處分故
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盛而無猛將所謂千奴其一膽也宜
得大將素爲胡所畏服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必

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胡醜畏服，諸將莫及。太宗從之，遂平胡寇，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太常三年，病篤，太宗遣侍中穆觀受遺言，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卒，贈司空，謚文貞。詔羣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親王盡令拜送。高祖以宏配饗廟庭，時有崔模，宋滎陽太守，神麈中，平滑臺，模降，封武陵男。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冲智、季柔。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度。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物，規贖模歸。其母曰：汝父性懷本自無定，必不能來。行人以財賄至都，當竊模還。模指幼度曰：吾何忍捨此，令致刑辱。宋東郡太守申謨被執入國，賜妻生子靈度。模引行人見謨，謨遂棄妻子還江外。靈度刑爲

人模長者，崔浩輕侮之，模不爲屈。和平中卒，後幼度隨慕容白曜爲將，時季柔爲濟南太守，城降，幼度令左右迎之，差互不相值，爲亂兵所害。又有崔道固，父輯，家青州，爲宋泰山太守，道固賤出，嫡兄攸之等輕侮之，輯謂其兄曰：此兒姿識如此，或能興門戶。汝等何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時劉駿爲徐兗二州刺史，以爲從事，道固美形容，善舉止，便弓馬，駿嘉之。會青州刺史過彭城，駿謂之曰：崔道固人才如此，豈可爲寒士至老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爲歎息。刺史遂辟爲主簿，後爲諸王參軍，遣向青州募人，長史以下皆詣道固，道固諸兄逼道固生母，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

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諸兄所為，咸起拜謝。其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為冀州刺史，鎮歷城。劉彧殺子業，自立徐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舉兵，立子業弟子勛。勛敗，乃遣表歸誠。顯祖以為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劉彧遣說道固，以為徐州刺史，復受彧命。顯宗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築長圍以守之。及東郭破，道固面縛請罪，表曰：臣資生南境，限隔大化，本朝不以卑末，委授藩任，不幸蕭墻內難，懼貽大戮。前遣崔啟之奉表歸誠，幸蒙陛下過垂矜納，并賜爵寵，慶佩罔極。應奔闕庭，而本朝尋續遣使復臣本州，愚以世奉劉氏，既

蒙恩宥，若猶違背，則是不忠於本朝，而欲求忠於大魏，懼大魏之所不許，是用冒萬死之艱，固執拒守。僕臣白曜振耀威靈，漸經二載，以今月十四日東郭失守，於臣歛宋之誠，庶可以彰於大魏矣。臣勢窮力屈，以十七日面縛請罪。白曜奉宣皇恩，恕臣生命，斯誠陛下起臣死屍，肉臣朽骨，天造地化，所不能行，而陛下育之，雖虞舜之貸苗民，姬文之宥崇壘，方之聖澤，未足以喻。既未奉朝音，無由親馳道路，謹遣大息景徽束骸歸闕，惟聽刑斧，詔恕其死，徙青齊士望，其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北新城，以道固為太守，賜爵臨淄子，延興中卒。

長孫道生

長孫道生，代人也。除冀州刺史，取人美女以獻。太宗切責之。世祖即位，封上黨王。卒，贈太尉。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疆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切責子弟，令毀其宅？」帝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曾孫冀歸六歲，襲爵高祖，以其幼承家業，賜名穉，字承業。靈太后時，除尚書右僕射、雍州刺史。蕭寶夤反，命穉討之。時背疽未愈，太后勞之曰：「卿病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穉曰：「死而

廉謹如此
自可無求
於世乃獻
美女何耶

鹽池後世
無弛禁之
即表似可
刪存之以
見當日事
勢耳

後已敢不自力。尚書僕射元順謂同列曰：「吾等備位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薛修義圍蒲坂，以應寶夤、穉乃據河東，詔廢鹽池稅。穉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須寶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相補，畧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減二十萬匹，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仰違嚴旨，不先討關賊而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絕。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為物而競利，恐由利而生。

豈死而後
已耶

亂也。况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人私財，奪人膂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輒符所司，依常收稅，更聽後勅，既克寶貨，除雍州刺史。出帝初，轉太傅，錄尚書事。出帝入關，穉隨赴長安。穉妻張氏，生二子，後與羅氏私通，遂殺其夫，棄妻而納之。羅氏長穉十餘歲，如忌防限，僮侍多以嫌疑致死，而穉愛之不衰。長子子彥，張氏所生，為行臺僕射。從出帝入關，嘗墜馬折臂，肘上骨出寸餘，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笑自若。時以比關羽，末年疾發，舉體生瘡，兄弟以為惡疾。子彥曰：世無良醫，吾亦難以自明。常聞惡疾蝮虵螫之不痛，當試為之。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虵，以

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將，贈雍州刺史。

遣崇告太祖以其妻及所乘良馬付崇曰事覺吾以此自明太祖馳如賀蘭部顯疑眷泄其謀將囚之眷曰今吾妻馬尚爲崇所竊顯信之窟咄之難崇外甥于植謀執太祖以應之崇夜告太祖太祖誅植等北踰陰山復幸賀蘭部太祖遣崇還察人心崇留馬與從者微服夜入其營會有火光爲春妾所覺衆驚起崇匿於坑中乃竊馬奔走宿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而號崇隨狼而走望見追者至急馳得免太祖命崇立祀子孫世奉焉太祖爲魏王封崇歷陽公遷太尉衛王儀謀逆崇豫焉太祖惜其功而秘之及卒有司請謚太祖覽謚法至述義不克曰丁命謚曰丁公孫多侯司衛監高宗崩乙渾專

權司徒陸麗在温湯療病渾忌之遣多侯追麗多侯謂麗曰渾有無君之心大王衆所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不從遂爲渾所害多侯亦見殺謚曰烈玄孫亮封長樂王都督秦梁益諸軍事領護西戎校尉宕昌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爲吐谷渾所逼來奔仇池亮以彌機蕃節素著矜其亡滅而彌博凶悖羗氏棄之彌機兄子彌承爲戎民歸向表請納之於是率騎三萬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遷司空時文明太后崩已過期高祖毀瘠殊甚亮表曰伏惟陛下練事旣闕號慕如始統重極之尊同衆庶之制近蒙接見聖容衰毀陛下旣爲天地所子又爲萬民父母子過哀父爲之慘悴父過痛

子爲之憂傷，今一人困悴，上下焉托。羣臣震懼，率土悚慄。願陛下時襲輕服，數御常膳。孝慈兼修，普天蒙賴。後高祖臨朝，謂亮曰：「三代之禮，日出視朝。」自漢魏已降，禮儀漸殺。晉令朔望，公卿集朝堂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卿等中前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遂命讀奏案。高祖親白決之。高祖南伐，以亮錄尚書事，留鎮洛陽。高祖將自少平汎舟，幸石濟。亮諫曰：「臣聞垂堂騎衡，振古成規。居安思危，著於周易。是以憑險弗防，沒而不弔。匹夫之賤，猶不自輕。况萬乘之尊，含生所仰，而可忽諸。是故處則深宮，廣厦行則萬騎千乘。昔漢帝欲乘舟渡涸，廣德將以血汗車輪。帝乃就橋一渡小水。」

尚且若斯，况洪河浩汗，有不測之也。乎夫車乘由人，猶有奔逸之害。水之緩急，非人所制。脫難出意表，其如宗廟何。高祖曰：「司空言是也。」卒贈太尉。子紹，除衛大將軍、中書監、侍中。紹無他才能，而資性方重，罕接賓客。領軍元乂當權，熏灼往候。紹紹迎送下階而已。靈太后欲黜乂，猶豫未決。紹贊成之，除車騎大將軍，託疾不起。河陰之役，得免害。莊帝立，尒朱榮遣人徵之。紹以爲必死，哭辭家廟，見榮於邙山，捧手不拜。榮矯意禮之，謂人曰：「穆紹不虛大家兒。」授尚書令、司空，進爵爲王。普泰元年卒。崇裔，孫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卽寫錄，所得萬餘卷。官汲郡太守。

和跋

和跋，代人也。以才辯知名。太祖寵遇過於諸將。時羣臣敦尚恭儉，而跋好修虛譽，眩耀於時。性奢淫，太祖戒之弗革。北狩狩山，收跋殺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跋將刑，太祖命其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灑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爲產業，各相勉勵，令之背已。」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也？」毗等解其微意，詐稱使者奔長安，太祖誅其家。世祖幸狩山校獵，忽遇暴風，雲霧四塞，恠而問之。僉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猶存，或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以三牲，雲霧卽散。後世祖蒐狩，每先祭之。

時長安屬苻氏

劉潔

劉潔，信都人。世祖卽位，遷尚書令。潔久在樞密，恃寵自專。時議伐蠕蠕，潔言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羣臣從其議。唯崔浩言可伐。世祖從浩議，與諸將期會鹿渾谷。潔恨其計不用，乃矯詔更期。諸將不至，時虜衆大亂。恭宗欲擊之，潔執不可。停鹿渾谷六日，諸將猶不集。賊已遠遁，追至石水，不及而還。師至漠中，糧盡，士卒多死。潔陰使人驚軍，勸世祖棄軍輕還。世祖不從。潔以軍行無功，歸罪於崔浩。世祖曰：「諸將後期及賊不擊，罪在諸將，豈在浩也？」浩矯詔事發，輿駕至五原，收潔幽之。初，潔私謂親人曰：「若軍出無功，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

稽魏乃字
又高氏連
姓亦無

王又使左丞張嵩求圖識問劉氏應繼國家後我審有名名
嵩曰有姓而無名窮治欵引搜嵩家得識書潔與嵩皆夷三
族潔居勢要內外憚之籍其家財產巨萬世祖追忿言則切
齒

古弼

古弼代人也初爲門下奏事以敏正著稱太宗嘉其直而有
用賜名曰筆後改名弼言其輔佐才也世宗卽位拜立節將
軍封靈壽侯命弼討馮弘弘將奔高麗高麗救軍至弘隨之
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兵陳於外弼部將高荀子
率騎擊賊軍弼醉拔刀止之弘得東奔世祖大怒黜爲廣夏

門卒復爲侍中宋將裴方明克仇池逐楊難當立楊保熾命
弼督隴右諸軍討仇池平之諸氏復推楊文德爲主圍仇池弼
攻解其圍文德走漢川東道將皮豹子欲還軍弼曰今若班
師盜衆復至後舉爲難不如蓄力待之不出秋冬南寇必來
以逸待勞百勝之策豹子乃止世祖聞之以弼爲長策遷尚
書令雖事務殷奏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事功
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之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
業乞減其半以賜貧人弼欲入奏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碁
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捽樹頭掣下牀毆之曰
朝廷不治實爾之罪世祖失色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

置之弼具奏狀。世祖奇弼公直，可其奏。弼曰：爲臣而逞志於君前，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世祖遣使者召弼，謂之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蹙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卿有何罪？自今以後，益國便民者，卿則爲之，無所顧也。世祖將校獵於河西，弼畱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世祖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因呼爲筆公。屬官懼弼曰：明主可以理干，吾以忠事君，使遊畋不適，其罪小。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闕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爲不虞之慮。苟使國家有利，

又解

吾何避死乎？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後車駕畋於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世祖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雁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藏。世祖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所料。初，楊難當降，詔弼悉送其子弟於京師。楊玄小子文德以黃金四十斤賂弼，弼受金，畱文德而遇之，無禮。文德亡入宋。世祖以其有功，弗加罪責。世祖崩，吳王余立以弼爲司徒。高宗卽位，與太尉張黎並免。有怨謗之言，或告弼巫蠱。

與黎俱伏法時人冤之

叔孫俊

叔孫俊代人也父建丹陽王俊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太宗卽位遷衛將軍朱提王悅懷刃入禁中將爲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便引手掣之於悅懷中得兩刃匕首遂殺之太宗命羣官上事先由俊銓校然後奏聞俊平正柔和未嘗有喜怒之色不諂上抑下每宣詔旨必告示殷勤受事者皆飽之而退上下嘉歎卒年二十八贈司空安城王太宗命其妻桓氏曰生旣共榮死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縊而死

王建

王建廣甯人爲中部大人從破慕容寶於參合太祖乘勝將席卷南夏於是簡擇俘衆有才能者畱之其餘欲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民咸知恩德建曰慕容寶覆敗國內虛空今獲而歸之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太祖曰吾恐南人絕其向化之心非伐罪弔民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爲然太祖乃坑之旣而悔焉車駕伐慕容寶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命衛王儀攻鄴建攻信都衆各五萬建攻城六十餘日不能克士卒多傷太祖親至信都降之進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東門不閉太祖將乘夜入城建貪而無謀恐士卒盜掠府庫請俟天明太祖乃止是夜衆推慕容普隣爲主遂閉門固守太祖

悉眾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眾曰、慕容寶捐城奔走、汝曹百姓將為誰守、何自取死亡、皆曰、恐復如參合之眾、故求全日月之命耳、太祖顧建而唾其面、中山平、封濮陽公、冀青二州刺史卒、建貪而失事機、殘而絕歸命書之以為戒也

安同

安同、遼東胡人也、封高陽公、同既老、子屈典、太倉盜粳米數石以養之、同大怒、奏請誅之、自劾不能訓子、太宗嘉而恕之、詔長給粳米、屈弟子頡、太宗初為內侍長、嘗告其父陰事、太宗以為忠、親寵之、宣城王奚斤自長安迎擊赫連昌、至安定、頡為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眾乏糧、乃深壘自固、遣

同奏其子
頡告其父
如此公忠
何異葉黨
直躬

太僕丘堆督租於民間、為昌所害、日來侵掠、芻牧者不得出、士卒患之、頡曰、本奉詔誅賊、今乃退守窮城、若不為賊殺、當以法誅、進退安有生路、斤曰、今若出戰、則馬力不足以步擊、騎終無捷理、當須京師救騎至、步陳擊於內、騎兵襲於外、萬全之計也、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力屈、死在旦夕、何救兵之可待、等死當戰、死寧可坐受斃乎、斤猶以乏馬為辭、頡曰、今兵雖無馬、將帥所乘、可得二百騎、頡請募壯勇出擊之、昌勇而無謀、好挑戰、若伏兵掩擊、可擒也、頡乃與尉眷、潔騎待之、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自接戰、軍士爭赴之、會大風揚塵、晝昏、眾亂、昌退、頡追擊、昌馬蹶而墜、擒昌送於京師、賜

爵西平公。宋將到彥之寇河南，以頡爲冠軍將軍，督諸軍擊彥之，頡攻洛陽，拔之，進擊虎牢，虎牢潰。又平滑臺，擒宋將朱修之，振旅還京師。神麈四年卒，進爵爲王。頡善綏士衆，及卒，宋士卒降者無不歎惜。

婁伏連

婁伏連，代人也。世祖時，以功封廣陵王。曾孫寶，明帝時爲朔州刺史，時邊事屢興，人多流散，寶安集之人，歸繼路，考爲天下最隨。大都督源子邕討葛榮，王師敗績，寶變姓名，匿於賊伍，久之，有識寶者，謂寶曰：「使君寧自苦至此，將詣榮。」榮笑曰：「婁公，吾方圖事，何相見之晚。」因曰：「此公行善，天道報之。」寶密

啓賊形勢，規爲內應。天子嘉之，授寶子景賢散騎常侍、郎葛榮滅，寶得還。永安中，除散騎常侍，使蠕蠕。先是，蠕蠕稱藩上表，後以中州不競，書爲敵國之儀，寶責之，蠕蠕主驚謝曰：「此作書人誤，遂稱藩。」從孝武入關，進儀同三司，行涇州事。卒，伏連曾姪孫毅，封常山公。太極殿成，將行考室之禮，引集羣臣，而雪不克饗，高祖不悅。毅進曰：「雪霜風雨，天地之常；夏霖冬霰，四時恒節。今隆冬雪降，固其時也。禮云：雨沾服，失容則廢禮。自古而然，不足爲異。」轉涼州刺史，卒。

劉尼

劉尼，代人也。本姓獨孤氏，拜羽林中郎，加振威將軍，宗愛殺

南安王余於東廟秘之，唯尼知狀。尼勸愛立高宗，愛自以負罪於景穆，愕然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欲立誰？愛曰：待還宮，擢諸王子賢者而立之。尼懼其有變，密告殿中尚書源賀與南部尚書陸麗，謀立皇孫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尼與麗迎高宗於苑中，麗抱高宗於馬上入京城。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呼萬歲，賀執宗愛，勒兵而入，奉高宗入登永安殿。以尼爲內行長，遷尚書右僕射，封建昌王，出爲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多酒醉。高宗末，遷司徒，顯祖卽位，以尼有大功於先朝，尊重之，車駕北征。

帝親誓衆，而尼昏醉，兵陳不整。顯祖特恕之，免官而已。延興四年卒。

陸真

陸真，代人也。宋將王玄謨寇滑臺，真從世祖討之。夜與數人乘小船突入，謨軍進城，撫慰出城，巡行賊營中，乃還渡河。至明，玄謨敗走，王道符反於長安，殺雍州刺史魚玄明，以真爲長安鎮將，封河南公。真到，撫慰之，民皆安靜。咸陽民趙昌受宋署龍驤將軍，扇動關中，鄂縣民王稚聚衆應之。詔南郡王李惠討昌，大軍未至，真慮昌滋蔓，與雍州刺史劉邈討昌。昌拒戰，真破斬昌，雍州平。延興二年卒。

于栗磾

于栗磾代人也。拜冠軍將軍，與寧胡將軍公孫蘭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路，襲慕容寶於中山。太祖至，見道路修理，大悅，賜以名馬。及趙魏平，太祖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吾之黥彭也。」太祖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栗磾曰：「卿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擒獲，轉河內鎮將。劉裕伐姚泓，栗磾慮其北侵，築壘於河上，裕憚之，遺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曰：「黑稍公麾下。」栗磾好持黑稍，故云。太宗因授黑稍將軍，遷豫州刺史，封新安侯。洛陽雖歷代所都，久爲邊界，城野蕭條，栗磾勞來安集。

甚得民心。太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次大船，構橋於冶坂，六軍旣濟。」太宗深美之。世祖征赫連昌，勅栗磾與將軍周幾襲陝城，長驅至三輔，進爵爲公，遷外都大官卒。子洛拔，少以功臣子，拜侍御，有姿容，善應對，恭慎小心。世祖甚加愛寵，因賜名焉。轉監御曹令。恭宗在東宮，厚加禮遇。洛拔以恭宗儲君，不宜自結納，恒畏避屏退。高宗立，遷尚書令。百寮憚之子烈，爲衛尉卿。時遷都洛陽，人多異議。高祖以問烈，烈曰：「陛下聖畧淵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高祖曰：「卿不唱異同，深感不言之益，可還鎮舊都，留臺庶政，一以相委。」及車駕至

代執烈手曰宗祏至重翼衛不輕卿當祇奉靈駕遷洛邑烈與高陽王雍奉神主至洛陽遷光祿卿穆泰陸獻謀反代都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預高祖益重之曰烈之節槩不減金日磾使爾日在代都必斬其首惡非元儼所及也除領軍將軍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入寇高祖輿疾赴之執烈手以京邑爲托高祖崩於行宮彭城王勰祕之稱詔召世宗會駕魯陽以烈畱守之重密報凶問烈處分行畱神色不變世宗卽位咸陽王禧爲宰輔遣人求羽林虎賁執仗出入烈曰領軍典宿衛旣不奉詔理無私給禧復遣人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曰向亦不道王

非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一人所由若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禧黜烈爲恒州刺史烈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之詔乎乃逼老夫一至於此遂以病辭世宗以禧等專擅謀廢之景明二年正月祔祭三公致齋於廟世宗夜召烈子忠曰卿父明可早入烈至世宗曰諸父怠慢今欲使卿以兵召之烈乃將直閣兵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至帝前諸公稽首歸政封新城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叅預焉咸陽王禧謀反時世宗畋於野左右分散倉卒莫知所出乃勅烈子忠馳覘虛實烈已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禧等猖狂不足爲慮願緩蹕徐還

以安物望世宗甚爲慰悅車駕還宮禧遁逃詔烈追執之順
后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卒贈太尉忠本名千年弱冠拜
侍御文明太后臨朝刑政嚴峻侍臣多得罪忠朴直少言終
無過誤賜名登轉左右郎將元禧之亂車駕在外變起倉卒
忠曰臣父爲領軍任留守之重必無所慮世宗遣忠馳觀之
烈處分已定忠還世宗撫其背曰卿差彊人意先帝賜卿名
登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欲卿名實相副父憂起復遷司空
長史北海王詳錄尚書事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
所欲而給之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所
須材用自應關吉何至佞諛阿附損公惠私詳慙謝之忠每

以鯁正爲詳所忿責之曰我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也忠
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亦不
能殺以平禧功封魏郡公忠上表讓爵詳勸世宗停其封進
太府卿正始二年詔忠與尚書李崇分使忠劾并州刺史高
聰贓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遷侍中領軍將軍世宗曰卿劬
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及世宗崩夜中與侍中崔光遣左衛
將軍侯剛迎肅宗於東宮卽位忠與門下議以肅宗幼年未
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栢堂省決庶政
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爲尚書令總攝百揆奏中宮請勅授
御史中尉王顯與中常侍孫伏連等寢其奏欲矯太后令以

高肇錄尚書事，顯與高猛爲侍中，忠收顯殺之。忠旣居門下，又總禁衛，遂秉朝政，權傾一時。初，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忠旣擅權，欲布恩自固，乃悉歸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舊制百姓絹布一匹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免之。謂高陽王雍云：世宗許優轉，雍順其意，加車騎大將軍。自謂有安社稷之功，諷百寮加已封賞。雍等議封常山郡公，忠難於獨受，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尚書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甚，勸雍出之。忠逼有司誣奏其罪。郭祚師傅舊恩，裴植擁地入國，並矯詔殺之。朝野憤怨，王公已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雍，侍中崔光曰：執乃止。遂免雍，以王還第。

自此詔命生殺，皆出於忠。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爲尚書令。旬餘，太后問門下侍官曰：忠在端右，聲聽何如？咸曰：不稱厥職。乃出忠爲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曰：臣惟先帝升遐之初，皇上登極之始，四海寧謐，宇內晏清。至於奉迎乘輿，侍衛省闈，斯乃臣子之常節，職司之恒理，不容以此爲功。妄開井邑，請悉追奪。太后從之。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曰：謹案臣忠受遇累朝，出入機近，幸國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寃於旣往，宰輔黜辱於明時。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

原其意欲以無上自處、宜加顯戮、請遣御史就州行決、太后以忠事經肆宥、不問、初世宗崩、高太后將害靈太后、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忠、忠請計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嬪於別所、嚴加守衛、故太后深德騰等、忠懼禍、求還京師、太后不許、二年、除尚書右僕射、忠病、見裴郭為崇、自知必死、表乞弟子永超為嗣、太后許之、卒、贈司空、太常少卿、元端、議謚武醜、大常卿元修、義、議謚武敬、靈太后依修、義、忠性猜忌、不交勝已、唯與直閤將軍章初、瓌、千牛備身楊保元、為斷金之交、李世哲以金帛貨初、瓌、保元、二人稱之、遂被賞愛、引為腹心、忠擅權昧進、皆世哲計也、忠後妻中山王尼須女、解詩書、靈太后臨

朝、引為女侍中、賜號范陽郡君、忠弟景、為懷荒鎮將、蠕蠕主阿那瓌叛、鎮民固請糧廩、而景不給、鎮民不勝其忿、遂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別室、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襖、月餘、乃殺之、

高湖

高湖、渤海人、為慕容垂散騎常侍、垂遣其太子寶來伐、湖曰、魏燕之與國、和好多年、行人相繼、往求馬、不得、遂留其弟、曲在於此、非彼之失、政當敦修舊好、又寧國家、今復令太子率眾遠伐、魏主雄畧、兵馬精彊、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太子富於春秋、意果心銳、輕敵好勝、兵凶戰危、願以為慮、垂怒、免湖官、

寶果敗於參合及寶立以湖爲燕郡太守寶走和龍湖率戶三千歸國太祖賜爵東阿侯加右將軍總代東諸部世祖時除涼州都大將鎮姑臧有惠政年七十卒子謚拜祕書郎謚以墳典殘缺奏請廣訪羣書大加繕寫由是代京圖籍莫不審正顯宗御寧允宮謚侍講讀拜蘭臺御史當官而行無所畏避卒子樹贈太師渤海王樹子歡齊神武王

崔逞

崔逞清河人爲慕容寶吏部及慕容麟立逞亡歸太祖張袞先稱美逞及見禮遇甚重拜爲尚書任以政事太祖攻中山未克六軍乏糧民多匿穀以問羣臣逞曰取榘可以助糧飛

鳴食榘而改音詩稱其事太祖忿其侮慢然兵旣須食乃聽以榘當租逞曰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太祖怒曰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入林收榘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天興初姚興侵晉襄陽戍戍將郗恢乞師於常山王遵有云賢兄虎步中原太祖勅逞爲遵作書貶其主號以報之逞乃云貴主太祖怒遂賜死後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等爲桓玄所逐將來奔及至陳留一奔長安一歸廣固太祖初聞休之等降大悅後怪其不至詔兗州尋訪獲其從者問故曰國家威聲遠被是以休之等咸欲歸闕及聞崔逞被殺故奔兩處太祖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多見優容逞五子初歸太祖慮

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留冀州歸慕容德暹獨與小子
躋至平城宋滅燕以暹子諲為冀州刺史太祖曰義隆能用
其兄我豈無冀州乃以躋為冀州刺史

封懿

封懿渤海人太祖時封章安侯族孫軌字廣度沉謹好學與
光祿大夫孫惠蔚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不事
章句而統括大歸吾弗如多矣太和中遷尚書儀曹郎中銜
命高麗高麗王雲稱疾不親受詔軌喻以大義雲乃北面拜
受契丹虜掠邊民六十餘口為高麗擁掠東歸軌移書徵之
雲悉資給遣還有司奏軌遠使絕域不辱朝命權宜曉慰邊

大體突

民來蘇宜加爵賞世宗曰權宜徵口使人常體宜賞一階轉
考功郎中時北海太守崔休入為吏部郎以兄考事囑軌軌
曰法者天下之平不可以舊君故虧之也軌奏遣四門博士
檢試諸州學生詔從之除國子博士司空清河王懌表修明
堂辟雍詔百寮議軌議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所以
嚴父配天聽朔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尚矣故周宮匠人職
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窗鄭
玄曰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文以見同制然則三
代明堂其制一也按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
革門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

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窗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毀黜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十二堂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九與十二其用安在今聖朝欲遵道訓民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爲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遷廷尉少卿卒軌爲郭

祚所知祚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人非直爲國家進賢亦爲汝等之津梁也軌旣以方直自業綽亦以風概立名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族子回世宗時爲安州刺史遷度支尚書滎陽鄭雲詣事長秋卿劉騰貨騰紫纈四百匹得爲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暮往詣回坐未定謂回曰我爲安州卿知之否彼土治生何事爲便回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畧以濟百姓如何見造而問治生乎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慚愧靈太后臨

史紀 卷之一百二十五 九
朝召百官問得失。曰：昔孔子爲司寇十日而誅少正卯，魯國肅然。欺巧自息。姬公行戮，不避兄弟。周道用隆。徐偃專行仁義，其國乃滅。自古及今，未有不厲威刑而能治者。頃來長吏侵剝，盜賊羣起。請肅刑書以懲未犯。太后不能用。轉尚書右僕射。莊帝初，遇害於河陰。

宋隱

宋隱，字處默，介休人。爲慕容垂尚書郎。太祖平中山，拜尚書吏部郎，轉右丞。以老病乞骸骨，不許。母喪歸，旣葬，被徵固辭。以病州郡敦逼，隱乃棄妻子，匿於長樂，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曰：汝等果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

忠清奉之足矣。不勞遠請臺閣，恐不能富貴。徒延門戶之累耳。若忘吾言，是死若父也。使鬼而有知，吾不歸食矣。

隱蓋深知仕途之難，故爲此言。

王嶷

王嶷，北海人。高祖初，爲南部尚書。時南州多事，文奏盈几，訟填門。嶷濡緩不斷，終日昏睡而已。李訢、鄧宗慶號爲明察。二人終見誅戮。餘十二人，或黜或免。唯嶷卒能自保。時人爲之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在。任十四年，封華山公，內都大官卒。

看來莫不出命

屈遵

屈遵昌黎徒何人慕容垂以爲博陵令太祖南伐博陵太守
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宏東走海濱屬城長吏多逃竄
遵獨告吏民曰往年竇師大敗今茲垂征不還天之棄燕人
弗支也魏帝神武命世寬仁善任御衆百萬號令若一此湯
武之師爾等勿遇嘉運而爲禍先遂歸太祖太祖厚加禮焉
拜中書令賜爵下蔡子卒孫垣爲尚書左僕射內外稱其平
當世祖信任之車駕出征常居中留鎮真君四年墜馬卒垣
孫拔年十四世祖追思其父祖以爲南部大夫世祖南伐擒
宋將胡盛之以付拔拔醉盛之逃走世祖大怒命斬之將伏
鑕世祖愴然曰若鬼而有知垣問其子孫朕何以應之乃赦

所謂賊人
之子

拔爲散大夫

張蒲

張蒲修武人太宗卽位爲內都大官丁零翟猛雀驅逼吏民
入白礪山謀爲逆詔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往討道生欲
擊之蒲曰良民所以從猛雀者非喜亂也逼於凶威彊服之
耳今若以大軍臨之吏民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必并勢以距
官軍然後入山恃險未易圖也不如遣使喻之不與猛雀同
謀者無坐則民必喜而俱降矣道生以聞太宗詔蒲慰喻下
數千家猛雀與親黨百餘人奔逃蒲追斬猛雀送首京師出
爲相州刺史卒子昭延和二年爲幽州刺史時年穀不登州

廩虛罄，昭謂民吏曰：「何我之不德而遇此時乎？」乃使富人通濟貧乏之車馬之家，糴運外境，貧弱者勸以農桑，歲乃大熟，士女稱頌之，卒官。

公孫表

公孫表，廣陽人。慕容氏以爲尚書郎，竇走，乃歸闕，爲博士。太祖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亡滅，深非之。表承旨，上韓非書二十卷，太祖稱善。泰常七年，宋武帝殂，時議取河南地，太宗以爲掠地至淮，滑臺等三城自然面縛，表固執宜先攻城，於是奚斤爲都督，表爲將軍，攻滑臺，歷時不拔。太宗南巡，爲之聲援，遂尅滑臺，進圍虎牢，車駕次汲郡，太

史令王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形便之地，故令士卒多傷，賊不時滅。太宗好術數，又積前忿，乃使人縊殺之。表與王亮同營，輕侮之，故至於死。表外和內忌，與封愷友善，爲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銜之。及封氏爲司馬國璠所逮，太宗以舊族欲原之，表證其罪，乃誅封氏。子軌補軍司馬，世祖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府藏，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盈。把世祖乃親探金賜之，曰：「卿臨財不苟得，朕所以增賜者，顯廉於衆也。」拜尚書，賜爵燕郡公。世祖將北征，發民驢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皆送絹一匹，乃受之。百姓爲之語曰：「驢無疆弱，輔脊自壯，坐徵還軌，旣死，世祖謂崔浩曰：『吾過

看此則少
取金玉只
是作假

誅軌宜也
其族何罪

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為將受貨縱賊至今餘姦不除軌之
罪也其初來單馬執鞭及返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
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
此逆子從下倒劈分磔四支於樹上以肆其忿忍行是不忍
之事軌幸早死若在吾必族誅之軌終娶於封氏生子叡為
南部尚書從弟邃封范陽侯高祖與文明太后引見王公以
下高祖曰比年方割畿內於百姓頗有益否邃曰先者人民
離散難以齊整自方割以來衆賦易辦實有大益太后曰諸
人多言無益卿可謂識治機矣除青州刺史卒官高祖為之
舉哀青州佐吏疑所服詔曰今古時殊禮有隆殺當斟酌得

失主簿服斬過燕便除可如故事自餘可準境內之民齊衰
三月邃叡從父兄弟叡封氏之甥崔氏之壻邃母雁門李氏
地望縣隔鉅鹿太守祖季真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須好
婚親二公孫同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

此世俗之見
須自立豈藉外親

張濟

張濟西河人姚弋仲攻洛陽晉雍州刺史楊佺期乞師於常山
王遵太祖遣濟為遵從事中郎報之濟自襄陽還太祖問濟
江南之事濟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君弱臣彊全無綱
紀佺期問臣魏伐中山幾十萬衆臣曰三十餘萬佺期曰魏

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曰：中軍精騎十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羌，豈足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戶於北？臣答：七萬餘家。佺期曰：治在何城？臣答：都平城。佺期曰：有如此大衆，亦何用城爲？魏帝爲欲都平城，爲將遷也。臣答：非所知也。佺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色，曰：晉魏通和，非惟今日與君便爲一家，洛陽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爲羌所乘，寧使魏取太祖，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拜濟勝兵將軍卒。

李先

李先，盧奴人，爲慕容永祕書監，於井陘歸順，以爲博士。太祖

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曰：惟有經書。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曰：天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勅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上之所好集，亦不難。太祖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太祖討姚興於柴壁，問計於先。先曰：兵以正合，戰以奇勝。聞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未到，遣奇兵邀天渡，柴壁左右，嚴兵備其表裏。興欲進不得，退又乏糧，夫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兵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太祖從其計，興果敗歸。太宗卽位，問左右舊臣爲先帝所親信者有誰？新息公王洛兒

曰有李先者最爲先帝所知太宗召先問曰卿有何功行爲先帝所識先曰臣以忠直奉上更無異能詔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勅常宿於內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詔先與上黨王長孫道生襲馮跋乙連城克之進討和龍先欲人備青草一束各五尺圍用填城塹悉攻其西南外援旣絕賊必可擒道生不從遂掠民而還卒年九十五賜金縷命服一襲贈中山公諡曰文懿少子皎天興中密問先曰子孫永爲魏臣將復事他主耶先曰國家政化長遠未可卒窮皎爲寇謙之弟子服氣絕粒數十年隱於恒山年九十餘顏如少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異之就坐而卒道士咸稱其得

尸解仙道曾孫預字元愷太和初爲征西長史帶馮翊太守罷郡遂居長安每羨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大小百餘枚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餘以惠人馮翊公源懷琢爲器佩光潤可愛後人更求故處皆無所見預服經年有效驗而性好酒世事寢食不禁節及疾篤謂妻子曰服玉屏居山林排棄嗜欲當大有神力而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可勿便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毒熱停尸四宿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哈之口閉妻謂之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不受哈言訖齒啓納珠因屬其口都無穢氣舉歛於棺堅直不委

史紀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死時猶遺玉屑數升，納諸棺中。

賈秀

賈秀，姑臧人，中書博士，掌吏曹事。高宗卽位，封陽都子，丞相乙渾擅作威福，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默然。後因公事就第，見渾，渾夫妻同坐，渾曰：「我請公主，不應何意？」秀大言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非庶姓所宜。秀寧死於今朝，不取笑於後日。」渾夫妻然。左右莫不震懼，而秀神色自若。他日，渾書太醫給事楊惠富，臂作老奴，官慳字，令以示秀，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得免難。秀與中書令高允以儒舊見重，應授方岳，留以詢訪。聽一子出爲郡守，秀固讓不受。歷事五

帝，常掌機要，性清約，不營資產。年七十三，遇疾，給醫藥，賜几杖。每朝廷大事，遣尚書就第咨訪，卒，贈武邑公。族孫景興，清峻鯁正，爲州主簿，遂不仕。葛榮陷冀州，稱疾不拜。景興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以不拜葛榮也。」

薛提

薛提，太原人，封太原公。侍中治都曹事。世祖崩，祕不發喪，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匹等議以皇孫幼冲，宜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曰：「皇孫世嫡之重，民望所係，春秋雖少，令問聞於天下，廢所宜立而更求君，不可。」延等未決，中常侍宗愛矯皇后令殺之。高宗卽位，詔提弟浮子襲爵。

王洛兒

王洛兒京兆人少善騎射太宗在東宮給事帳下性謹愿未嘗有過太宗嘗獵於灑南乘冰而濟冰陷馬沒洛兒投水扶太宗出殆將凍死太宗解衣以賜之恩寵日隆元紹弒逆太宗左右唯洛兒與車路頭在太宗晝居山嶺夜宿洛兒家洛兒隣人李道潛相奉給晨昏往復紹聞收道斬之洛兒冒難往京師通問於大臣大臣出迎百姓奔赴奉太宗討賊及卽位與車路頭俱拜散騎常侍封新息公路頭金卿公永興五年卒贈太尉建平王鳩其妻周氏與洛兒合葬路頭代人太常六年卒贈太師宣城王

陳建

陳建代人也爲內行長世祖討山胡白龍輕之單將數十騎每登高臨險白龍乃伏壯士出於不意世祖墮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大呼奮擊殺數人身被十餘創高宗初封阜城侯爲幽州刺史建貪暴高宗遣使就州罰杖五十遷司徒進魏郡王高祖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妻宴於後庭太和九年卒

崔浩

崔浩字伯淵宏之子也太宗初拜博士祭酒太宗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時有兔在後宮驗問無從得

入太宗命浩推其休咎。浩言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言。讖書國家當都鄴。應大樂五十年。并可救今年之饑。帝以問浩。浩曰。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筭。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有危殆之慮。阻隔千里。救援甚難。如此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耀威校閭。誰知多少。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吾事濟矣。太宗深然之。

復問浩曰。今既無以至來秋。來秋可復不熟。將如之何。浩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當更圖之。於是分民詣山東諸州就食。出倉穀以廩之。來年大熟。賜浩妾一人。及御衣絹綿。姚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而後行其災禍。太宗大驚。召諸儒與史官求其所詣。浩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皆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庚午主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也。諸人皆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

日熒惑果出東井。秦中大旱，童謠訛言，明年姚興死，二年國滅。於是乃服。泰常元年，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來，求假道。羣臣曰：「函谷天險，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揚聲伐泓，意或難測，宜斷河上流，勿令西過。」浩曰：「秦使司馬休之之徒，侵擾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乘其危而伐之，臣觀其志，必欲入關，若塞其西路，裕必北侵。如此則泓無事而我受敵。今蠕蠕內寇，民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不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裕雖得關中，縣遠難守，終爲我物，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鬪吳秦而收兩得之利，上策也。」議者爭之，太宗遂遣長孫嵩發兵拒裕，戰於畔城，爲裕所敗。太宗恨不用浩言。

問浩曰：「劉裕西伐，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今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亡，克之必矣。」太宗曰：「劉裕何如慕容垂？」浩曰：「慕容垂乘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身寒微，不階尺土，不因一民，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晉氏陵遲，遂執國命。裕若平泓而還，必篡其主，關中戎夷混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且治兵息民，以待其歸，秦地終當爲國家所有也。」太宗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之才，長孫嵩能治國而不

能進取，非劉裕敵也。臣請待之。臣嘗私論近世人物，王猛之治秦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太宗大悅，談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裕果滅秦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至天漢而滅。太宗召諸儒術士問之，浩曰：夫災異由人而起，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漢書載王莽篡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上下有序，民無異望，是爲僭晉將滅，劉裕篡位之應也。五年，裕果廢其主而自立。太宗謂之曰：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今日始信天道，襲爵白馬公。浩性不好老莊，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

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非老子所作也。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謂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乎？太宗有疾，災異屢見，使中貴人密問浩曰：今茲日蝕於胃昴，趙代之分野，朕疾病彌年，恐一旦奄忽，其爲我設置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昔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慮，恬神保和，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魏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使爲師傅，信臣以克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大柄在手，民有所歸，奸宄息望。陛下可以優遊無爲，願神養壽，此萬世之令典，塞禍之大源也。今

皇長子燾年近一紀。明獻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待成人而擇。倒錯天倫。恐生履霜之禍。自古以來。興衰存亡。豈不由此。太宗納之。使浩奉策告宗廟。命世祖爲國副主。臨朝司。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廂。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右弼。坐西廂。百官總已以聽焉。太宗於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侍臣曰。以此六人輔。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畔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劉裕死。太宗欲取洛陽虎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歟。起納其貢。使今裕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侵齊。聞齊使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

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聲於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則南金象齒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且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勝負未可必。不如緩之。彼疆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而收淮北之地。太宗銳意南伐。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浩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太宗不從。遂遣奚斤南伐。議曰。先攻城乎。先畧地也。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損軍勢。敵得嚴兵赴援。我怠彼銳。危道也不如分軍畧地。至淮爲限。列置

守宰收歛租穀滑臺虎牢返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卽是囿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濼河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太宗怒乃親南巡以浩隨軍爲謀主及車駕還浩從幸西河太原登高陵之上下臨河流傍覽川城慨然有感遂論封建郡國之是非考秦皇漢武之違失焉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論古今治亂之迹自夜達旦歎美之曰斯言也惠可底行亦當今之臯繇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世祖卽位左右忌浩命以公歸第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長於計策常自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旣歸第因修服食養生之術師事寇謙之始光中拜太常卿詔問公卿赫

連蠕蠕征討何先長孫嵩等請討蠕蠕浩曰大檀遷徙烏逝疾迫則不足經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連昌土宇不過千里刑政殘虐神人所棄宜先討之遂克統萬世祖見趙逸所作文盛稱赫連氏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浩曰彼之謬述亦猶揚雄之美新可容之乃止世祖復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唯浩贊成之書令劉潔使赫連昌太史張淵諫蠕蠕不可伐羣臣共和之云淵少時嘗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皆不協不可舉動世祖召浩與淵辯之淵言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何汲汲

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文，是其所職。若論事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何以言之？蠕蠕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善美，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主，賤者將軍，居列滿朝，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且蠕蠕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不於夏月乘虛破滅，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迄今，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哉？世人謂淵明決成敗，臣請問之：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謂不忠。若實

不知，是謂無術。時赫連昌在座，淵慚赧，不能對。世祖大悅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或有尤浩者，曰：今吳賊南寇，舍之北伐，可乎？浩曰：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耳。我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未見其至也。夫劉裕旣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猶不能守。舉兵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當國家休明之世，一馬彊盛之時，乃欲以駒犢齒虎口耶？設令與之河南，彼亦必不能守。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日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掠，一

天師反問
人耶

旦掩其不備必驚駭奔走。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馳驅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朋聚困敝，可一舉而滅。蹇勞永逸，時不可失也。諸軍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也，果可也。浩曰：天時形勢，必克無疑，但恐諸將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耳。大師入境，蠕蠕驚怖，四奔。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世祖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恐深入有伏兵，勸世祖停止，勿追。天師勸世祖窮討，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不知所爲，焚燒穹廬，科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山南，走民畜羣聚，方六十里中，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

非大意也

至，乃徐道免。復聞涼州胡賈言：若更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世祖深恨之，大軍旣還，南賊竟不動。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之。世祖每幸浩第，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世祖引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所隱。世祖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指浩示之曰：汝曹視此人，虺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甲兵，朕前後克捷，皆此人之策也。赫連定來攻，求援於宋，宋兵至河，世祖欲先討赫連定，羣臣曰：夏寇

未可剋。宋軍乘虛，朔州敗矣。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連結，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吳兒情見，止望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攻之必敗。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振南極，江淮以北，皆草偃矣。願陛下勿疑，平涼旣平，世祖宴會，執浩手，示蒙遜使者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畧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之決，若合符契。遷司徒，河西王沮渠牧犍

有貳心。世祖將討之，以問浩。浩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而遠方乘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卒至，必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尚書古弼、李順等皆曰：自溫圍河西，至涼州，地純枯石，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寒冬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流成川渠，引以灌溉。彼聞軍至，決此渠口，必至渴乏，又無青草，不任久住軍馬。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雪之消液，纔可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百萬頃乎？此言誣矣。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

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世祖乃親詰順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遂討涼州，饒水草。如浩所言，涼州平。又將討蠕蠕，劉潔復異議。世祖以問浩，浩曰：「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師而出，必與之遇，可以擒獲。」世祖然之，分軍爲四道，詔諸將俱會鹿渾海。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世祖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世祖問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閒，宜急擊之。若待明日，彼見官兵盛大，必夜逃走。」世祖從之。永宗滅，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藪草不備，欲渡渭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

十里，賊魁所在，擊虵之法，當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先擊之。今軍往一日，便到平吳之後，回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內，未便匱乏。若從南道，則蓋吳遁入北山，卒未可平。世祖不從，遂渡渭南。吳聞世祖至，散入北山，軍無所克。世祖悔之，世祖蒐於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言：「昔漢武帝患匈奴彊盛，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敝。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勿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若遷民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彊大家，克實

與余頗相類

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上也浩上五寅元曆表曰
太宗元年勅臣解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
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
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徤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
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與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
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始皇焚書之後經
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十有餘家皆不得天
道之正大誤四千千、應作十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太
平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臣前奏造曆今始成
訖謹奏呈乞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國家萬世

夫夸

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初道武詔祕書郎鄧淵著國記編年
次事體例未成神麀二年詔浩及弟覽高讜等共參著作後
復詔浩總理史務浩與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虎續成
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總焉著作令史閔堪郗
標諂事浩請立石刊載國書以彰直筆并勸浩所注五經浩
贊成之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於
魏事備書不諱而石刻顯在衢路北人皆忿恨相與構浩於
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祕書郎吏等狀浩服受賕真君十
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
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祕書郎吏長曆生數百人盡

浩於太武不為無功何忍殺之且何至族誅并及姻黨夷法之

此如所
此此所
以長往也

史經 卷之十一 三十五
死，浩弱冠不耀華采，時人未知太原郭逸以女妻之，逸妻王氏宋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奇浩才能，以為得婿，俄而女亡，王氏復以少女繼婚，逸意不欲，王氏固執與之，浩非佛法，而妻郭氏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洩其上，呼聲嗷嗷，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人以為報應之驗，初浩欲構害李順，夜得惡夢，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勸止之，浩不能從，至是而族，浩工書，世寶其迹，裁割綴連，以為模楷，浩曾祖悅與盧諶竝以字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

業，魏氏重崔盧之書，宏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不見遺跡，苻氏之亂，宏欲避地江南，為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宏行於時，蓋懼罪也，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詔收浩家書，始見此詩，允孫綽錄於允集，潛為兄渾誅，手筆草稿，延昌初，著作郎王遵業買書於市，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迹，深藏祕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榻之，左光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以為潛書過於浩也，浩母盧氏，諶孫也，嘗著食經，浩叙之，始浩與冀州刺史頤、滎陽太守 平相亞，浩為長次，模次頤，三人同族，而模、頤為親，浩恃其家世，常侮二人，模曰：「桃簡止可欺我，何

合輕我周兒浩小名桃簡周兒顛也世祖聞之故誅浩時二
家獲免浩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逢佛像禮拜之不避糞土
浩大笑之云持此頭顱不淨處拜胡神也清河崔彤隨晉南
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西涼彤子剖每慷慨有懷東土及太
武西巡剖總率同義侯子寬送款太武拜寬岐陽令封延水
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徵剖詣京師未至卒贈涼州刺
史武陵公寬除弘農太守寬見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接之及
浩誅寬以遠來踈族得下坐遂家於武城居司空舊墟以一
子繼浩寬遷陝城鎮將三州地險人多寇劫寬性滑稽善撫
納豪右宿盜與相交結傾作待遇不逆細微莫不感其意氣

三
崔

時官無祿力唯取給於人寬招致禮遺大有取受而與之者
無恨恒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貿易來往百姓富樂
諸鎮之中號曰能政及解鎮請闕上疏者三百餘人

